



肖毅 著

言重文分義研究

崇文書局 | 長江出版傳媒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古璽文分域研究

肖毅 著

长江出版传媒
崇文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古璽文分域研究 / 肖毅著.
—武漢：崇文書局，2018.6
ISBN 978-7-5403-4976-9

I. ①古…
II. ①肖…
III. ①古印文字—研究—中國
IV. ①K877.6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18) 第 100215 號

古璽文分域研究

責任編輯 李艷麗 李慧娟
責任校對 董穎
責任印刷 田偉根
出版發行 長江出版傳媒 崇文書局
地 址 武漢市雄楚大街 268 號 C 座 11 層
電 話 (027)87293001 郵政編碼 430070
印 刷 武漢精一佳印刷有限公司
開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張 46
字 數 810 千
版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價 320.00 元

(如發現印裝品質問題，影響閱讀，請與承印廠調換)

本作品之出版權 (含電子版權)、發行權、改編權、翻譯權等著作權以及本作品裝幀設計的著作權均受我國著作權法及有關國際版權公約保護。任何非經我社許可的仿製、改編、轉載、印刷、銷售、傳播之行為，我社將追究其法律責任。



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重點項目“古璽文分域整理與研究”(0935)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古璽集釋”(14AYY012)

2011—2020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重點項目

2016 年國家出版基金資助項目

2014 年湖北省學術著作出版專項資金資助項目

凡 例

1. 為行文的便利，除引用他人論述外，一般將韓趙魏簡稱為“晉”。
2. 本書單文璽是指除璽印自名外只有一個字的古璽。只有自名的古璽本書暫歸在私璽類。
3. 文中的方形璽指長、寬差在十分之一以內(含十分之一)的璽印，長條形璽指長為寬的兩倍以上(含兩倍)的璽印，其餘矩形的璽印為長方形璽。
4. 釋文採取較為靈活的方式，儘量少造新字。假借字用括號標出。存疑的釋文後加有“?”號，闕釋的字用“□”表示。
5. 為行文的便利，人們熟知的古文字釋讀不一一標明出處。
6. 原則上圖片著錄只標出一種。出自《古璽彙編》的璽印依原書編號，省略書名。見於《古璽彙編》但圖片不佳者，標註所選圖片著錄的同時，也標出《古璽彙編》編號，便於核對。
7. 璽印朱拓、墨拓、摹本等圖片一般原大，尺寸未詳者皆標明。其他圖片為行文便利，或非原大。
8. 考慮到不同場合下的文字可能存在差異，所以本書討論文字時一般限於璽印，不涉及其他類別的文字。

目 錄

凡例	1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古璽研究簡史	1
第二節 目的意義、研究材料與思路	18
第二章 古璽字形	21
第一節 基本筆畫	21
第二節 偏旁部首	55
第三節 文字結構	162
第三章 古璽合文	251
第一節 古璽合文輯略	252
第二節 古璽合文地域差異	308
第四章 古璽銘辭	326
第一節 自名	326
第二節 職官	347
第三節 地名	489
第五章 古璽文字分域例舉	625
第一節 古璽文字“璽”的地域特徵	625
第二節 古璽文字“𠂔”的地域特徵	649
第六章 古璽分域考釋	654
第一節 燕璽考釋	654
第二節 齊璽考釋	660
第三節 晉璽考釋	667
第四節 楚璽考釋	680
參考文獻	703
後記	728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古璽研究簡史

古璽文字的研究大致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為晚清至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第二階段為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至今。主要包括綜論、著錄、考釋、字形研究、銘辭研究、分域研究等方面。限於篇幅和作者見識，掛一漏萬，在所難免，敬請諒解。

一、第一階段

第一階段突出的成果是古璽時代的確定以及璽印材料的搜集和著錄。

1. 古璽時代

古璽印的著錄雖早在宋代，但直至晚清人們才明確古璽的時代。乾隆時，程瑤田《〈看篆樓印譜〉序》中提及“私璽”，道光時，徐同柏為張廷濟編《清儀閣古印偶存》，舉出“古文印”類，至同治元年（1862），吳式芬《雙虞壺齋印存》才正式標出“古璽”類，並分出“古璽官印”“古朱文印”，列在秦印、漢印前，這可以說是古璽研究的開端。

陳介祺曾提及“朱文銅璽似六國文字，玉印似六國書法，近兩周者”。又“宋以來，止知有秦印，不復知有三代，今以鐘鼎通之，乃定已”。（《簠齋尺牘》第五冊），但正如羅福頤所言：“清末，學者對戰國古璽文字之時代多慎重，只稱之為古璽，陳簠齋亦作游移之辭，說似六國文字。”^①而王國維則首先肯定古璽文字是六國文字，在《〈桐鄉徐氏印譜〉序》中，王國維根據羅福頤《古璽文字徵》稿本中的一些古璽文字與正始石經古文、《說文解字》古文以及出土戰國文字大量相合的例子，認定古璽文字為六國文字。王國維還相當重視古璽文字，認為“然則兵器、陶器、璽印、貨幣四者，正今日研究六國文字之唯一材料，尤為重要，實與甲骨、彝器同”。^②這時古璽文字才正式成為戰國文字的研究內容。

2. 著錄

著錄璽印已有久遠的歷史。

《舊唐書》載有韋述的“璽譜之類”，《新唐書·藝文志》中錄有紀僧夏《玉璽譜》等。

宋代也有專收璽印的書，如楊克一《集古印格》等，更有官修《宣和印譜》。此外，宋代其他一些金石著錄中也著錄了一些古璽印，如王俅《嘯堂集古錄》等。

① 羅福頤：《近百年來古璽文字之認識和發展》，《古文文字研究》第五輯，中華書局，1981年，243—254頁。

② 見《觀堂集林》，中華書局，1959年，298—304頁。

元代以降，譜錄漸多。較早的印譜，多已不傳。

現存可信的，以明隆慶五年(1571)顧從德《集古印譜》為最早。

此後印譜數量大增，尤其到了清代，除數量外，在品質上也有很大的提高，這與乾嘉考據之風以及文人篆刻的普及密切相關。

到晚清，開始出現收錄古璽的專書，如吳大澂《千璽齋古璽選》。有些印譜如陳介祺《十鐘山房印舉》，雖然兼收漢以下印，但其中收有許多古璽，是研究古璽不可或缺的資料。

這一階段多注重璽印上的文字，而忽視璽印的形制，因此只錄印拓者多，兼錄鈕制和質地者少。

3. 考釋

光緒九年(1881)，吳大澂作《說文古籀補》，增訂本刊於1895年。該書對古璽文字多有考釋，在正編所收的1400餘字中，古璽文字就有570多個，代表了當時研究古璽文字的水準。其後，1924年丁佛言編纂的《說文古籀補補》、1935年強運開的《說文古籀三補》等都收錄了大量的古璽文字。第一部收錄古璽文字的專書，則是1930年羅福頤編纂的《古璽文字徵》，是對此前半個世紀以來古璽文字研究成果的總結，共收錄可識的古璽文字629字，附錄約650個，標誌著對古璽文字認識的不斷深入，學者們已把它作為一個獨立的課題。

有關古璽研究的論文一向比較零散，最早出現的以考釋古璽為主的專書是黃質的《賓虹草堂璽印釋文》^①，由吳樸堂整理，於1958年在上海出版。原收於《賓虹草堂璽印釋文》中的古璽印有700多方，吳樸堂選取其中的239方，其中有些璽文的釋讀甚為精當，如釋“慶”“齏”“軻”“船(信)”等。手稿現藏於浙江省博物館，主要內容收入1995年浙江省博物館編《黃賓虹古璽印釋文選》中。

在文字考釋方面，影響較大的有1972年朱德熙、裘錫圭在《考古學報》上發表的《戰國文字研究(六種)》^②和其後在1973年第12期《文物》上發表的《戰國銅器銘文中的食官》。^③前者考釋出“臯呈”即“遽駟”，為管理傳驛的官職，後者論證了戰國時代的“官”常省作“自”，考釋出古璽中的“官”字及从“官”的字。

1978年，在長春召開的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第一屆年會上，朱德熙《戰國陶文和璽印文

① 黃賓虹：《賓虹草堂璽印釋文》，西泠印社，1958年。

② 朱德熙、裘錫圭：《戰國文字研究(六種)》，《考古學報》，1972年1期，83—90頁。又《朱德熙古文字論集》，中華書局，1995年，31—53頁。又《朱德熙文集》第五卷“古文字論文”，商務印書館，1999年，31—53頁。

③ 朱德熙、裘錫圭：《戰國銅器銘文中的食官》，《文物》，1973年12期，59—61、13頁。又《朱德熙古文字論集》，中華書局，1995年，83—88頁。又《朱德熙文集》第五卷“古文字論文”，商務印書館，1999年，83—88頁。

字的“者”字》釋出古璽中的“者”和“都”字。^①

1979年，葉其峰《試釋幾方工官印》介紹和考證了一些不經見的官璽。^② 石志廉《館藏戰國七璽考》考證了“安易水璽”“平陸”等古璽。^③

4. 銘辭

關於古璽的文辭，最先識出戰國官璽的是王懿榮，光緒七年（1881），其為高慶齡作《〈齊魯古印攷〉序》中稱：“璽之具官名者是出周秦之際，如司徒、司馬、司工、司成之屬，半皆周官。”1915年，羅振玉在《〈赫連泉館古印存〉序》中提出“古璽中有成語印”，次年在《〈赫連泉館古印續存〉序》中進一步確定。

5. 分域研究

1959年，李學勤《戰國題銘概述》在7月到9月的《文物》雜誌上連載發表，雖然這並不是一篇專門討論古璽的文章，但文中除對古璽文字進行比較歸納、介紹一些重要的傳世古璽外，還第一次論及古璽的地域性。^④

6. 綜論

早期綜論古璽的論著很少。陳邦福的《古璽發微》雖然簡短，但對古璽方方面面多有涉及，具通論性質。王獻唐的《五燈精舍印話》內容相當廣泛，涉及形制、文字、流傳等諸多方面。

二、第二階段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隨著古文字，尤其是隨著戰國文字研究的深入，古璽文字的研究逐漸進入繁盛時期，古璽研究比前期有長足的進步，重視古璽的考釋，並已開始從整體上分析研究古璽。尤其是在羅福頤主編的《古璽彙編》《古璽文編》出版以後，古璽研究空前發展，在很多方面都取得了驕人成績，湧現出了大量優秀的研究論文和專門論著。研究的範圍更廣，程度更深，更為注重實物與文獻的合證，而且專題越來越細緻，如專門研究一字的地域特徵、對成語璽的研究、對合文的研究等，古璽研究已經成為非常成熟的分支學科，許多學者運用古璽文字作為突破口來釋讀古文字，並利用古璽文字來研究古代職官制度、郡縣設置等。

1. 著錄

1981年，羅福頤主編的《古璽彙編》由文物出版社出版。^⑤ 該書收錄套色古璽 5708

① 朱德熙：《戰國陶文和璽印文字中的“者”字》，《古文字研究》第一輯，中華書局，1979年，116—120頁。又《朱德熙古文字論集》，中華書局，1995年，109—112頁。又《朱德熙文集》第五卷“古文字論文”，商務印書館，1999年，109—112頁。

② 葉其峰：《試釋幾方工官印》，《故宮博物院院刊》，1979年2期，72—73頁。

③ 石志廉：《館藏戰國七璽考》，《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1979年1期，86—89頁。

④ 李學勤：《戰國題銘概述（上）》，《文物》，1959年7期，50—54頁；《戰國題銘概述（中）》，《文物》，1959年8期，60—63頁；《戰國題銘概述（下）》，《文物》，1959年9期，58—61頁。

⑤ 羅福頤：《古璽彙編》，文物出版社，1981年。

方，並附有釋文。該書的刊出為古璽文字研究提供了極為有利的條件，對古璽研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白玉微瑕，該書在釋文和編排上略有可商之處，學者們多有訂正。1983年吳振武《〈古璽彙編〉釋文訂補及分類修訂》對《古璽彙編》中的一些不足之處作了修訂。^①此後，尚有施謝捷《〈古璽彙編〉釋文校訂》、^②蕭毅《〈古璽彙編〉釋文訂補（摘錄）》^③等。

此後另一部較為重要的印譜，是康殷、任兆鳳《印典》，^④該書1994年由國際文化出版公司出齊，全書共四大冊，除收錄秦漢以下印章外，還收有大量古璽，按字編排，並附有檢字表，甚為便利。

《古璽彙編》和《印典》兩書所收古璽較多，尤其是官璽，大體已備，所遺者以私璽居多。

輯錄新出璽印較為重要的，有周曉陸主編的《二十世紀出土古璽印集成》。^⑤

其他新出的較為重要的璽印譜錄有《上海博物館藏印選》、^⑥《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印集》、^⑦《故宮博物院藏古璽印選》、^⑧《新出歷代璽印集錄》、^⑨《吉林大學藏古璽印選》、^⑩《故宮歷代銅印特展圖錄》、^⑪《湖南省博物館藏古璽印集》、^⑫《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印續集一》、^⑬《天津市藝術博物館藏古璽印選》、^⑭《篆字印彙》、^⑮《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印續集二》、^⑯《中國歷代璽印藝術》、^⑰《古玉印集存》、^⑱《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

① 吳振武：《〈古璽彙編〉釋文訂補及其分類修訂》，《古文字學論集初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1983年，485—535頁。

② 施謝捷：《〈古璽彙編〉釋文校訂》（1994年修訂稿），《印林》，1995年第16卷第5期（總95期），49—55頁；《〈古璽彙編〉釋文校訂》（1996年修訂稿），《容庚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廣東人民出版社，1998年，644—651頁。

③ 蕭毅：《〈古璽彙編〉釋文訂補（摘錄）》，武漢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1998年。原文篇幅較大，作學位論文時上編（訂補部分）選取了其中0001—0250，下編（考釋）選取了其中25條。

④ 康殷、任兆鳳：《印典》，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4年。

⑤ 周曉陸：《二十世紀出土古璽印集成》，中華書局，2010年。

⑥ 上海博物館：《上海博物館藏印選》，上海書畫出版社，1979年。

⑦ 王人聰：《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印集》，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1980年。

⑧ 羅福頤：《故宮博物院藏古璽印選》，文物出版社，1982年。

⑨ 王人聰：《新出歷代璽印集錄》，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1982年。

⑩ 吉林大學歷史系文物陳列室：《吉林大學藏古璽印選》，文物出版社，1987年。

⑪ 張光遠：《故宮歷代銅印特展圖錄》，臺北故宮博物院，1987年。

⑫ 湖南省博物館：《湖南省博物館藏古璽印集》，上海書店出版社，1991年。

⑬ 王人聰：《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印續集一》，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1996年。

⑭ 天津市藝術博物館：《天津市藝術博物館藏古璽印選》，文物出版社，1997年。

⑮ 傅嘉儀：《篆字印彙》，上海書店出版社，1999年。

⑯ 王人聰：《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印續集二》，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1999年。

⑰ 王人聰、遊學華：《中國歷代璽印藝術》，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2000年。

⑱ 韓天衡、孫慰祖：《古玉印集存》，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年。

大系·璽印》、①《浙江省博物館典藏大系·方寸乾坤》、②《蘇州博物館藏璽印》③等。

《故宮收藏·你應該知道的 200 件官印》雖然涉及的古璽不是很多，但是信息較為豐富，圖片也比較清晰，如該書 8 號璽“桑陵莫囂”朱拓清晰，該璽在《古璽彙編》中編號為 0164，右上角筆畫不清晰。④《阜陽·亳州出土文物文字編》也收錄不少古璽。⑤

近些年來，有些私人藏印也陸續整理出版，或專收古璽，如《戰國古璽印聚》、⑥《新見戰國古璽印——一七方》、⑦《珍秦齋藏印·戰國篇》⑧等，或兼收秦漢以下印，如《鑒印山房藏古璽印菁華》、⑨《鐵齋藏古璽印》、⑩《金印玉璽——古代官印私章精品鑒賞》、⑪《盛世璽印錄》、⑫《甘露堂藏戰國箴言璽》、⑬《璽泉堂古印存》⑭等。

要注意的是有些譜錄雜有偽品，如《陝西新出土古代璽印》、⑮《中國古印——程訓義古璽印集存》⑯等。

2. 綜論

綜論性的專著有林素清《先秦古璽文字研究》、馬國權《古璽文字初探》、羅福頤《古璽印概論》《古璽印考略》、曹錦炎《古璽通論》、葉其峰《古璽印通論》等，有些論著也涉及秦漢以後印。

1976 年，林素清《先秦古璽文字研究》概說部分討論璽印的起源、使用方法、著錄與研究，隨後研究了古璽文字的省變與美化以及“=”符，並辨認了一些古璽文字，文後附有《古璽印譜彙目》。⑰

1980 年，馬國權《古璽文字初探》主要包括古璽的產生及其類別、古璽文字的樣式和體勢、古璽文字結構、古璽文字與其它古文字等幾個部分，頗多創見。⑱

① 鄭珣中：《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璽印》，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商務印書館（香港），2008 年。

② 駱堅群：《浙江省博物館典藏大系·方寸乾坤》，浙江古籍出版社，2009 年。

③ 蘇州博物館：《蘇州博物館藏璽印》，文物出版社，2010 年。

④ 方斌：《故宮收藏·你應該知道的 200 件官印》，紫禁城出版社，2010 年。

⑤ 韓自強：《阜陽·亳州出土文物文字編》，阜陽市博物館，2004 年。

⑥ 楊廣泰：《戰國古璽印聚》，1998 年北京文雅堂鈐印本 4 冊。

⑦ 董珊：《新見戰國古璽印——一七方》，《中國文字研究》第一輯，吉林大學出版社，1999 年，137—146 頁。

⑧ 蕭春源：《珍秦齋藏印·戰國篇》，澳門基金會，2001 年。

⑨ 許雄志：《鑒印山房藏古璽印菁華》，河南美術出版社，2006 年。

⑩ 王臻：《鐵齋藏古璽印》，中國文化藝術出版社，2010 年。

⑪ 彭勁松：《金印玉璽——古代官印私章精品鑒賞》，中國文藝出版社，2012 年。

⑫ 吳硯君：《盛世璽印錄》，日本藝文書院，2013 年。

⑬ 周建亞：《甘露堂藏戰國箴言璽》，文物出版社，2013 年。

⑭ 周建設、周海斌：《璽泉堂古印存》，2014 年墨拓本。

⑮ 伏海翔：《陝西新出土古代璽印》，上海書店出版社，2005 年。

⑯ 程訓義：《中國古印——程訓義古璽印集存》，河北美術出版社，2007 年。

⑰ 林素清：《先秦古璽文字研究》，臺灣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76 年。

⑱ 馬國權：《古璽文字初探》，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第三屆年會論文，1980 年。

1981年，羅福頤《古璽印概論》把1963年由其與王人聰合著的《印章概述》一書的內容吸收融化，並有新的發明。全書共分十四章，分別介紹了歷代印璽的書體名稱、鈕制、物質、類別、由來、時代考證等，是有關璽印的一部重要的專著，書中不乏獨到見解，可惜稍嫌簡略。^①晚出的《古璽印考略》補充了大量圖版。^②

1996年，曹錦炎《古璽通論》是對古璽較為全面的研究，全書分上、下兩編，上編具有通論性質，涉及古璽的時代、對古璽的認識和研究、形制和分類以及古璽文字的構形特色和地域特色等，下編具各論性質，將官璽分楚、齊、燕、三晉、秦等五系考述。該書對私璽及成語璽論述不多。^③

2002年蕭毅完成博士論文《古璽文字研究》，主要包括古璽文字形體研究、銘辭研究、考釋等內容，詳細分析了古璽文字的地域差異，對古璽的自名以及古璽中的職官、姓氏、成語等作了初步的分域整理，並釋讀了一些古璽文字。^④

2005年，肖曉暉《古璽文新鑒》雖然篇幅不長，但書中對璽印的起源、功用、形制、釋讀以及古璽文字的構形等有很好的論述。^⑤

王獻唐《五燈精舍印話》1985年整理出版，雖非綜論，但涉及面廣，諸如出土、清理、鑒藏、著錄、形制、釋讀等等，多有論述。^⑥

此外，一些著述雖非專論古璽，但涉及較多古璽或古璽文字。如李學勤《東周與秦代文明》、^⑦高明《中國古文字學通論》、^⑧陳煒湛、唐鈺明《古文字學綱要》、^⑨陳世輝、湯餘惠《古文字學概要》、^⑩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⑪董珊《戰國題銘與工官制度》^⑫等。

3. 考釋

古璽的考釋仍是重點，學者們不再局限於僅僅是考釋文字，而是有意識地結合傳世文獻、考古資料等，較為深入。

1981年，羅福頤主編的《古璽文編》出版。^⑬該書正編按《說文解字》順序收錄璽文1434字，合文31例，附錄收錄璽文1305字。該書是對前人考釋古璽文字成果的總結，也

① 羅福頤：《古璽印概論》，文物出版社，1981年。

② 羅福頤：《古璽印考略》，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

③ 曹錦炎：《古璽通論》，上海書畫出版社，1996年。

④ 蕭毅：《古璽文字研究》，中山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2年。

⑤ 肖曉暉：《古璽文新鑒》，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05年。

⑥ 王獻唐：《五燈精舍印話》，齊魯書社，1985年。

⑦ 李學勤：《東周與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1984年。

⑧ 高明：《中國古文字學通論》，文物出版社，1987年。

⑨ 陳煒湛、唐鈺明：《古文字學綱要》，中山大學出版社，1988年。

⑩ 陳世輝、湯餘惠：《古文字學概要》，吉林大學出版社，1988年。

⑪ 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中華書局，1989年。

⑫ 董珊：《戰國題銘與工官制度》，北京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2年。

⑬ 羅福頤：《古璽文編》，文物出版社，1981年。

大體反映了當時人們認識古璽文字的水平。對該書校補的論著有吳振武《〈古璽文編〉校訂》、^①林素清《〈古璽文編〉補正》、^②其中《〈古璽文編〉校訂》除在釋文方面發明較多外，在古璽文字的地域特點等方面亦多有創獲。

另一種重要的論著，是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③雖然不是古璽文字的專門字典，但是該書涉及大量古璽文字，是研究古璽文字必備的參考書。

1981年，于豪亮《古璽考釋》考釋“長坪君相室璽”“陘城發弩”等五方古璽。^④

1983年，朱德熙《古文字考釋四篇》考釋古璽中的“犢”以及“椁”和“受”字。^⑤曹錦炎《釋犢》考釋古璽中的“犢”以及一系列從犢聲的字。^⑥裘錫圭《戰國璽印文字考釋三篇》，考釋出古璽中的“𠂔”“脂”“繇”等字以及一系列相關的字。^⑦

1985年，曹錦炎《戰國璽印文字考釋（三篇）》考釋古璽中的“襄”字和合文“五鹿”等。^⑧陳漢平《古文字釋叢》考釋了一些古璽文字。^⑨

1986年，王輝《古璽釋文二則》釋出合文“君子”等。^⑩

1989年，吳振武《古璽合文考（十八篇）》考釋了古璽中的“中陽”“弋陽”等18個合文。^⑪陳漢平《屠龍絕緒》有專門的章節考釋璽印文字。^⑫

1990年，裘錫圭《“諸侯之旅”等印考釋》考釋了見於《安昌里館璽存》和《續衡齋藏印》中的三方與“旅”有關的楚國官印。^⑬

1991年，李家浩《戰國官印考釋（二篇）》考釋了晉璽“咎郎左司馬”“叔居司寇”。^⑭吳振武《戰國璽印中的“虞”和“衡鹿”》考釋了燕國的“左吳”璽（讀作“左虞”）和楚國的“行

① 吳振武：《〈古璽文編〉校訂》，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1984年。又《〈古璽文編〉校訂》，人民美術出版社，2011年。

② 林素清：《〈古璽文編〉補正》，《金祥恒教授逝世周年紀念文集》，1990年，99—122頁。

③ 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中華書局，1998年。

④ 于豪亮：《古璽考釋》，《古文字研究》第五輯，中華書局，1981年，255—260頁。又《于豪亮學術文存》，中華書局，1985年，82—87頁。

⑤ 朱德熙：《古文字考釋四篇》，《古文字研究》第八輯，中華書局，1983年，15—22頁。又《朱德熙古文字論集》，中華書局，1995年，151—156頁。又《朱德熙文集》第五卷“古文字論文”，商務印書館，1999年，151—156頁。

⑥ 曹錦炎：《釋犢》，《史學集刊》，1983年3期，87—90頁。

⑦ 裘錫圭：《戰國璽印文字考釋三篇》，《古文字研究》第十輯，中華書局，1983年，78—100頁。又《古文字論集》，中華書局1990年，469—483頁。

⑧ 曹錦炎：《戰國璽印文字考釋（三篇）》，《考古與文物》，1985年4期，81—83頁。

⑨ 陳漢平：《古文字釋叢》，《考古與文物》，1986年4期，72—76頁。

⑩ 王輝：《古璽釋文二則》，《人文雜誌》，1986年2期，105—106頁。

⑪ 吳振武：《古璽合文考（十八篇）》，《古文字研究》第十七輯，中華書局，1989年，268—281頁。

⑫ 陳漢平：《屠龍絕緒》，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

⑬ 裘錫圭：《“諸侯之旅”等印考釋》，《文物研究》第六期，黃山書社，1990年，202—205頁。

⑭ 李家浩：《戰國官印考釋（二篇）》，《文物研究》第七輯，1991年，346—353頁。

豪”(讀作“衡鹿”)璽。^①

1992年,何琳儀發表了寫於1988年的《古璽雜識續》。^②文章考釋了“陰”“豫”“京”等十個字以及若干相關的字。同年李家浩在中國古文字學術研究會年會上提交《戰國官印考釋(六篇)》,多有創獲,可惜未見全文。^③同年有林澧《釋古璽中從“束”的兩個字》、^④裘錫圭《“司馬聞”“聞司馬”考》等。^⑤

1993年,湯餘惠《“卑將匠芻信璽”跋》認為“卑醬”當讀作“裨將”。^⑥同年出版的《第二屆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論文集》收有湯餘惠《古璽文字七釋》、^⑦曹錦炎《戰國古璽考釋(三篇)》^⑧等論文。

1995年,何琳儀《戰國官璽雜釋》考釋了官璽中的“鉤”“粟”等。^⑨施謝捷《古璽印考釋五篇》考釋了“區相夫璽”“長相如”等印。^⑩

1996年,高明《說“璽”及其相關問題》認為齊國陶文璽印中常出現的“璽”應隸定為“璽”,疑即文獻中的“照”字,當是代表官府檢驗合格的憑證,此外,作者還認為一直未有定論的“𠂔”當為“故”。^⑪李家浩《戰國官印考釋兩篇》釋出晉官璽“千畝左庫”,並釋楚璽“大夙”為“大廩”。^⑫吳振武《戰國官璽釋解兩篇》“魚璽”之釋確不可易。^⑬施謝捷《古璽印文字考釋五篇》,釋出合文“歐牛”“龍文”“女易”和“鐸”“九侯”等。^⑭另一篇《古璽印考釋十篇》考釋了古璽中的“終古”“魯人”“非字”“孟子”等。^⑮王人聰《戰國璽印考釋(七篇)》考釋“參柏司寇”等七方古璽。^⑯

① 吳振武:《戰國璽印中的“虞”和“衡鹿”》,《江漢考古》,1991年3期,85—87頁。

② 何琳儀:《古璽雜識續》,《古文字研究》第十九輯,中華書局,1992年,470—489頁。

③ 李家浩:《戰國官印考釋(六篇)》,中國古文字學年會論文,1992年。

④ 林澧:《釋古璽中從“束”的兩個字》,《古文字研究》第十九輯,中華書局,1992年,468—469頁。

⑤ 裘錫圭:《“司馬聞”“聞司馬”考》,《古文字論集》,中華書局,1992年,484—485頁。

⑥ 湯餘惠:《“卑將匠芻信璽”跋》,《考古與文物》,1993年5期,80—81頁。

⑦ 湯餘惠:《古璽文字七釋》,《第二屆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論文集》,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1993年,393—396頁。

⑧ 曹錦炎:《戰國古璽考釋(三篇)》,《第二屆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論文集》,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1993年,397—403頁。

⑨ 何琳儀:《戰國官璽雜釋》,《印林》,1995年第16卷第2期(總92期),2—11頁。

⑩ 施謝捷:《古璽印考釋五篇》,《印林》,1995年第16卷第2期,22—34頁。

⑪ 高明:《說“璽”及其相關問題》,《考古》,1996年3期,68—73頁。

⑫ 李家浩:《戰國官印考釋兩篇》,《于省吾教授百年誕辰紀念文集》,吉林大學出版社,1996年,166—169頁。又《著名中年語言學家自選集·李家浩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141—147頁。

⑬ 吳振武:《戰國官璽釋解兩篇》,《金景芳九五誕辰紀念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年,190—195頁。

⑭ 施謝捷:《古璽印文字考釋五篇》,《南京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6年4期,123—127頁。

⑮ 施謝捷:《古璽印考釋十篇》,《印林》,1996年第17卷第2期,28—47頁。

⑯ 王人聰:《戰國璽印考釋(七篇)》,《于省吾教授百年誕辰紀念文集》,吉林大學出版社,1996年,170—174頁。

1997年,王人聰《戰國吉語、箴言璽考釋》解釋了一些文字易識但文義難明的成語璽。^①

1998年,吳振武《古璽姓氏考(複姓十五篇)》考釋出“馬矢”“大叔”等複姓,^②同年作者還發表《釋三方收藏在日本的中國古代官印》。^③施謝捷《古璽印文字叢考(十篇)》釋出合文“白牛”“四水”等。^④此外,還有劉釗《璽印文字釋叢(二)》、^⑤徐在國《“信士”璽跋》、^⑥《古璽文字八釋》^⑦等論文。

1999年由吉林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古文字研究》(第一輯)收有多篇有關古璽的論文,其中吳振武《戰國璽印中所見的監官》對舊釋為“丞”的“𠂔”字提出了新的釋讀意見;^⑧施謝捷《古璽雙名雜考(十則)》考釋了“不脂”“巨梁”等人名;^⑨徐在國《戰國成語璽考釋四則》釋出“千金”“親壽”“善人”等成語。^⑩此外,還有劉樂賢《古璽漢印複姓合證三則》、^⑪吳良寶《璽陶文字零釋(三則)》^⑫等文。陳光田碩士論文《戰國秦漢吉語格言璽集釋》對古璽秦漢成語璽作了分類整理和釋讀。^⑬同年尚有施謝捷《古璽印文字考釋(十篇)》、^⑭白於藍《古璽印文字考釋(四篇)》、^⑮徐在國《戰國官璽考釋三則》^⑯以及魏宜輝、申憲合寫的《古璽文字考釋(十則)》^⑰等論文。

-
- ① 王人聰:《戰國吉語、箴言璽考釋》,《故宮博物院院刊》,1997年4期,50—55頁。
- ② 吳振武:《古璽姓氏考(複姓十五篇)》,《出土文獻研究》第三輯,1998年,74—88頁。
- ③ 吳振武:《釋三方收藏在日本的中國古代官印》,《中國文字》,新廿四期,1998年,83—93頁。
- ④ 施謝捷:《古璽文字叢考(十篇)》,《南京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8年1期,116—122頁。
- ⑤ 劉釗:《璽印文字釋叢(二)》,《考古與文物》,1998年3期,76—81頁。
- ⑥ 徐在國:《“信士”璽跋》,《古漢語研究》,1998年4期,90頁。
- ⑦ 徐在國:《古璽文字八釋》,《吉林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建所十五周年紀念文集》,吉林大學出版社,1998年,112—122頁。
- ⑧ 吳振武:《戰國璽印中所見的監官》,《中國古文字研究》第一輯,吉林大學出版社,1999年,117—121頁。
- ⑨ 施謝捷:《古璽雙名雜考(十則)》,《中國古文字研究》第一輯,吉林大學出版社,1999年,122—132頁。
- ⑩ 徐在國:《戰國成語璽考釋四則》,《中國古文字研究》第一輯,吉林大學出版社,1999年,147—150頁。
- ⑪ 劉樂賢:《古璽漢印複姓合證三則》,《中國古文字研究》第一輯,吉林大學出版社,1999年,133—136頁。
- ⑫ 吳良寶:《璽陶文字零釋(三則)》,《中國古文字研究》第一輯,吉林大學出版社,1999年,151—156頁。
- ⑬ 陳光田:《戰國秦漢吉語格言璽集釋》,吉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1999年。
- ⑭ 施謝捷:《古璽印文字考釋(十篇)》,《語言研究集刊》第六輯,江蘇教育出版社,1999年,75—93頁。
- ⑮ 白於藍:《古璽印文字考釋(四篇)》,《考古與文物》,1999年3期,85—86頁。
- ⑯ 徐在國:《戰國官璽考釋三則》,《考古與文物》,1999年3期,82—84頁。
- ⑰ 魏宜輝、申憲:《古璽文字考釋(十則)》,《東南文化》,1999年3期,96—101頁。

2000年,施謝捷《古璽複姓雜考(六則)》考釋出“公户”“在丘”等複姓。^①

2001年,李學勤《試說傳出殷墟的田字格璽》考釋傳出殷墟的田字格璽,認為“抑埴”與“之璽”相當。^②

2002年,李家浩《戰國官印“尚路璽”考釋》認為齊璽“尚路”當是《周禮》“典路”的異名。^③徐在國《古璽文字釋讀九則》釋出璽文“不廷”“馬尸”等。^④

2006年,施謝捷博士論文《古璽彙考》在分類、分域的基礎上對古璽作有全面的整理釋讀,文末附有輯集古璽印譜知見目錄、有關古璽印研究論著目錄等,可惜提交答辯的只是部分內容。^⑤趙平安《釋行木》認為舊釋“桁”的字應該是“行木”兩字,並認為楚璽“衡鹿”作“行豪”,“行豪”即“衡鹿”,“行鹿”就是行林木,結構和意義同“行木”相仿佛。^⑥

2007年,陳劍《說慎》梳理了古文字中一批舊釋“誓”“慙”“質”的字,認為應該釋為“慎”,涉及較多的古璽。^⑦

2008年,田焯在其博士論文《古璽探研》中考證了部分官璽、私璽以及古璽字詞。修改後於2010年出版。^⑧

2010年,李家浩《談戰國官印中的“旗”》認為這些“旗”當讀為“旅”。^⑨施謝捷《說“𠂔(𠂔𠂔𠂔)”及相關諸字(上)》,主要討論雙聲字“𠂔”,文中涉及較多古璽。^⑩

2011年,劉釗《古璽格言璽考釋一則》討論了“敬事晝夕”璽。^⑪劉洪濤《戰國官印考釋兩篇》認為舊釋為“涪州”的兩合璽應該釋為“慮”(虞)。該文還討論了《古璽彙編》0198號璽。^⑫馬楠《清華簡第一冊補釋》認為古璽中釋為“閒”的字可讀為“縣”。^⑬

① 施謝捷:《古璽複姓雜考(六則)》,《中國古璽印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2000年,31—48頁。

② 李學勤:《試說傳出殷墟的田字格璽》,《中國書法》,2001年12期,8—9頁。

③ 李家浩:《戰國官印“尚路璽”考釋》,《揖芬集——張政娘先生九十華誕紀念文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329—332頁。

④ 徐在國:《古璽文字釋讀九則》,《考古與文物》,2002年5期,93—96頁。

⑤ 施謝捷:《古璽彙考》,安徽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6年。

⑥ 趙平安:《釋行木》,《古文字研究》第二十六輯,中華書局,2006年,377—381頁。又《金文釋讀與文明探索》,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241—247頁。

⑦ 陳劍:《說慎》,《甲骨金文考釋論集》,綏寧書局,2007年,39—53頁。

⑧ 田焯:《古璽探研》,中山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8年。又《古璽探研》,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

⑨ 李家浩:《談戰國官印中的“旗”》,《紀念徐中舒先生誕辰110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巴蜀書社,2010年,202—206頁。

⑩ 施謝捷:《說“𠂔(𠂔𠂔𠂔)”及相關諸字(上)》,《出土文獻與傳世典籍的詮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47—66頁。

⑪ 劉釗:《古璽格言璽考釋一則》,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11年11月3日, 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1694。

⑫ 劉洪濤:《戰國官印考釋兩篇》,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網,2011年9月27日, 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1666。

⑬ 馬楠:《清華簡第一冊補釋》,《中國史研究》,2011年1期,93—98頁。

2012年,劉釗《關於幾組戰國格言璽的解釋》釋讀“中青”“白中”等古璽。^①

2013年,趙平安《“京”“亭”考辨》論及《古璽彙編》0279、0225等古璽。^② 湯志彪《戰國璽印文字考釋(十二則)》釋出璽文“巨亡”等。^③ 郭永秉《從戰國楚系“乳”字的辨讀談到戰國銘刻中的“乳(孺)子”》認為舊釋為“余子”“向子”“石子”“冢子”的合文應該釋為“乳(孺)子”。^④

2014年,李家浩《戰國官印“車禦令信”考釋》認為“‘車禦令’當是‘戎車禦’、‘任車禦’、‘游車禦’之長,疑即《周禮·春官》中‘車僕’之別名。”^⑤

2015年,李家浩《戰國文字中的“宮”字》涉及較多古璽,認為古璽中的“宮”為機構名,讀為“館”。^⑥

4. 分域研究

總論分域的論著不是很多。

1996年邵磊《古璽分域叢談》簡要說明了齊、晉、燕、楚、巴蜀、秦等六系古璽的形制、銘辭等,文後附有《戰國古璽辨偽例證》。^⑦

2009年,陳光田《戰國璽印分域研究》討論了古璽地域特點和分域標準,並在分域的基礎上對大量古璽作有簡要的釋讀。^⑧

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雖非專門研究古璽之作,但在討論各系文字時,立有專門小節研究古璽在形制、文字、銘辭等方面的特點,且能與各系其它文字相比較,為此後古璽的分域研究打下了基礎。^⑨

分域譜錄,目前只有2001年莊新興《戰國璽印分域編》。^⑩ 此書將三千餘方古璽分為燕、齊、楚、晉、秦五系,並有釋文。書前有《戰國璽印分域考》一文,詳細分析了各系古璽的地域性。書後附有《戰國璽文常見特色部首和字分域表》,按系別列有“人”“女”“馬”“都”等三十個部首和字的形體。惜該書所收材料不多,釋文和分域也多有可商。

探討古璽文字地域特徵的論著也不少。1992年,董珊《戰國古璽文字分國偏旁表譜》

① 劉釗:《關於幾組戰國格言璽的解釋》,《中華文史論叢》,2012年3期。又《書馨集——出土文獻與古文字論叢》,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268—285頁。

② 趙平安:《“京”、“亭”考辨》,《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年4期,87—169頁。

③ 湯志彪:《戰國璽印文字考釋(十二則)》,《中國文字研究》,2013年1期,50—57頁。

④ 郭永秉:《從戰國楚系“乳”字的辨讀談到戰國銘刻中的“乳(孺)子”》,《簡帛·經典·古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345—352頁;又《古文字與古文獻論集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3—13頁。

⑤ 李家浩:《戰國官印“車御令信”考釋》,《印學研究(2014)》,文物出版社,2014年,65—69頁。

⑥ 李家浩:《戰國文字中的“宮”字》,《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六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245—276頁。

⑦ 邵磊:《戰國古璽分域叢談》,《南方文物》,1996年4期,34—41頁。

⑧ 陳光田:《戰國璽印分域研究》,岳麓書社,2009年。

⑨ 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中華書局,1989年。

⑩ 莊新興:《戰國璽印分域編》,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